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一百四十九回 九萬里外塑生祠 百壽堂前開總宴

國妃等喊招灌救，有頓飯時，方將公主教醒。國王揮淚出朝，向朝臣根問駙馬凶信。番相道：「京中發探雖深得此信，但至今未見軍營奏報，恐尚未真。吾王特點大臣一員，領兵飛馳，賚金帛前往，假則宣旨犒軍，真則督令諸將，扶樞班師，徐議滅賊之策。」國王垂淚允奏，即命番相領兵前去。番相點齊人馬，備辦軍裝，是日已不能上道。次早正待起程，軍營捷書已到，方知掛學舉哀，亦是文施之計。文施因常夢龍，便極喜龍。常在南湖，令春燕、秋鴻教演赴水、伏水之法，閒時便下湖騎跨小龍，以為兒戲。此番被賊鑿沉船隻，便在水底，潛泅至別將船上，仿素臣落海之意，令其將計就計，招魂設祭，掛孝舉哀，假作慌亂之狀，草草班師。賊果中計，悉眾掩襲。伏兵俱起，文施提刀忽出，奮勇追殺，當將朝天公主砍落，澗中伙黨殺得五零星散，至此日蕩平，方來報捷也。

國王等這一喜，分明死人復活一般！公主、左文方止哭泣，右文亦於是日方免暗中悲泣。國王知大軍凱旋，於六月十三日進京，命備蕩平喜筵，侯駙馬人朝，告廟就捷，解甲賀功。十二日，兵馬離京四十里，文施聞信，不願以臣禮自居，將兵交與副將，令其明日進京獻俘，自己欲匹馬入城。

卻值地方耆老居民，環擁轅門，牽羊獻酒。文施開營放入。耆老們稱功頌德，爭奉兕觥。文施面軟，當不得老人跪地苦求，飲了這人，撇不得那人，連一連二的大杯奉上，竟至酣然大醉。趁著月色，擇去從人，上馬獨行。更餘時分，已至外城；叫開城門，真奔內城。恰好有內監奉旨欽賜珍珠汗衫，要連夜趕至軍前，開城出來。便跟在馬後，一同回宮。文施知國王已寢，令勿驚動，把馬交付內監，向自己宮中叩門而入。公主及左文迎著，哭笑齊來，訴說前事。文施輕憐緩惜，殊不勝情。宮女擺上瓜果酒饌，兩人慇懃捧勸，文施心軟，只得又勉數杯。舊酒新酒，一齊發作，頭重腳輕，站立不住。宮女們服侍上床，即便沉沉睡去。一覺醒來，聞著枕上香雲，撫著懷中暖玉，少年久曠，酒興迷離，便賈其餘勇直搗黃龍。哪知又被調度，復將右文破體。次早方知，埋怨公主，雲是父母之意，也只索付之無可奈何了！國王知右文已經合歡，文施不居臣禮，因在宮中，大排筵宴，賀喜謝勞兩事，并作一事，席散，送入右文房中成婚。

八月內，番相州奏聞：「通國百姓感激駙馬蕩平四寇，為國中除了大害，欲將天主廟基改為生祠，世世奉駙馬香火。」國王正念無以酬功，即允其奏。九月內完工，方向文施說知，令同公主等隨駕出宮。文施見木已成舟，只得應允。

初九日，國王、國妃、文施、公主俱赴生祠遊玩。那天主廟基本大，改建起來，巍煥無比，前殿供有國王千歲龍碑，大殿塑有文施渾身。大西洋人技藝極精，真個呼之欲應，只少一口氣兒。國妃及三個公主看了，又喜又驚，怕有魔魅。文施道：「這卻不妨。寒家高祖母、曾祖父母、祖父母、先從吳江、浙江、福建、江西、北直塑起，如今兩京、十三省，俱塑遍了。外國如扶桑、日本、賓童龍、錫蘭山、韃靼、西番各藏，亦俱建有生祠，塑著渾身。現在富貴壽考，子孫眾多，沒見一些魔魅。」國妃等方才放心。後段供奉水夫人、素臣、文龍、文甲四世長生祿位，文施及公主俱叩拜過。國王、國妃亦欲行禮，文施再三阻住，方各四揖、四福而退。

次年正月、二月，公主、左文各得一子。三月內，國妃亦得世子。四月，側妃復得王子，右文亦得一子。國王喜得睡夢中俱是笑聲，向文施謝了又謝，道：「寡人因急於生子，欲事不節，以致十餘年來，後宮俱不受孕。虧得小女向她母親，述知賢婿家教。寡人仿之，連得二子，嗣續有人。七廟神靈，俱感大德矣！」

文施不敢為子題名，但以初子、二子、三子稱子。國王修啟，啟知大人文國王，問入中華朝賀之期，以便親至駕前候旨，送女回國。日京書來，定於八月初五日發使、令國王不必來朝，逕赴朝天澳，候巡海之便，到船相見，兼為駙馬餞行，排拭三株玉樹。

國王召親藩監國，番相掌朝，帶著兩王妃、兩王子及女婿、外甥，乾七月初一日起身，八月初至朝天澳。各國使臣共一大船，一副船，以備不虞。國王亦一大船，一副船，專候日京巡海至澳，見後開船。

候至八月初十，大人文國使臣已到，傳日京令旨，因小人文國國王亞魯新薨，未立世子，五王子爭立，親往鎮壓，立君以定其國。說多多致意駙馬，不及餞送。令國王於回國時相見。國王因擇於十二日開洋，一路海不揚波，坦行無阻，三年之內，直達中華。

戊寅三月，左文、右文各生一子，文施仍命兩子為四子、五子。惟公主直至歲底受娠，算於九盡邊，方是足月，不意進門之日，恰值分娩。此則生有定期，合與太高祖母同日而生故也。

當下文施將七年以內情事，約略說出，呈上日京之書。滿屋人如聽傳奇小說一般，津津有味。水夫人看過書札，說道：「此真天意也！日京說有六寶，還認是連汝及五子而名，今知二子乃生於舟中，彼何由預知？」文施道：「景叔祖只知三子，想是除去雲孫，連妻妾算作六寶。」水夫人復問：「公主等入門皆暈，何也？」文施道：「彼國有車無轎，或是從未坐轎之故。」水夫人吩咐：「明日可打車去接。」因命初子為祁，二子為祺，三子為祉，四子為禎，五子為祥，六子為禱，曰：「吾目中得見祁孫足矣，故此一代俱取祁字偏旁；六子生於壽日，故加壽字以誌慶也！」

次日，打十幾輛大車，去接國王、國妃到府，果不發暈。拜壽過，素臣、文龍、文甲、文施陪國王兩王子於日升堂筵宴，古心、文柔、文施、文麟、文鳳陪各國從臣於補袞堂筵宴，水夫人及六媳、鳳姐、蛟吟、文甲妻馬氏，陪兩國妃於月恒堂筵宴。席罷，輪流入園遊玩。素臣、水夫人等指著老龍，說道：「送施郎至貴國者，即此龍也！」龍若有知，向國王、國妃俱昂首張鬣，似鳴得意。國王、國妃俱向青龍作謝，方游泳而去。國王、國妃到夜，互述所見，各相驚異。看問公主，知甚康健，撫視外孫，貌甚魁梧，喜不可言。跟隨的內監宮女，懼恨沒點著賸送，向賸嫁的內監、宮女稱贊道：「這等地方多住得一兩個月，使勝活了百十歲哩！你們好福氣也。」

初七日，設宴款別各國王、國母、國妃。陽旦兒女情長，不能遽別。素臣為上章，展限半月。在西宅筵宴，看洗三朝，未出預席。各國王、國妃俱貪者園中奇景，臨別時趨趨卻顧。十步九回，惟諄懇十年後再許慶祝。

初八日，宴各國使臣，亦是如此。

初九日，合族慶祝，觀水齒、分、德、爵俱尊，坐了外面首席，夫人坐了內面次席。合族當觀水禁制時，俱是生監，此時皆歷仕途：在外則委佩垂紳，在內則花冠霞披。滿堂朱紫，真科甲之林，公卿之海矣！

初十日，外邊是吉於公、元彪、宦應龍、虞揮、禹陵、倪又迂、羊祐、岑文、奚奇之子奚豫及左右三營將領。至文恩、錦囊、金硯、伏彼、鬆紋、韋忠、十男飛卒，俱不敢隨班行禮，與文虛、張項、各內監，另班登單叩首。家人、書童及新來男優五十，撒單叩首。

裡邊是隨氏、碧蓮、翠蓮。至紫函、冰弦、晴霞、熊熊、烏烏、玉奴、阿錦、賽奴、天絲、栢氏、春燕、秋鴻、嬌鳳、小驪、十女飛卒，亦不敢隨同行禮，與文嫗、沈家、各宮女，另班登單叩祝。丫鬟、僕女及新來女優五十，撒單叩祝。

外邊古心、素臣陪吉於公等於補袞堂，張順陪金硯等於文武廳，文柔、文施、文龍、文麟出奉三爵。裡邊阮氏、田氏陪隨氏三人於月仁堂，水夫人出奉三爵；沈家陪紫函等於戲彩堂，璇姑等五位夫人及秋香出奉三爵。

外邊席上，講起東阿初會之事，道：「賢弟兄十二位，今止存雲、宦二兄，亦蒼顏皓首矣！幸各位俱有後人，俱列仕路，為可喜也！」雲、宦俱謝提拔之恩，賜婚之德，問奚豫：「兩位令弟現居何職？」奚豫道：「兩弟俱在江西、一任游擊，一任都司同知。」問虞揮：「國君近況何如？」虞揮道：「國年兄因病足致政在家，日惟煮茗下棋，看花行樂耳。」問吉於公：「韋、易二君

後人？」於公道：「韋兄止一子，現任雲南操江游擊；易兄兩子，一任貴州安籠守備，一任鎮遠縣。」素臣道：「不曾謂吾兄福澤較勝韋、易二君？今二君已作古人，而吾兄壽考康寧，二子一孫俱貴，復得曾孫，知愚言不謬也！」於公道：「若非公相提拔，至今一豐城之游民耳，又安望福澤耶？」素臣道：「豐城之事，若非吾兄主謀，則老母必難瓦全，韋、易二兄必遭誅戮，豐城百姓亦必受屠戮之禍矣！弟之決吾福澤者在此！乃吾兄所自致，何歸功於弟耶？」

裡邊田氏向隨氏說知，楊氏、焦氏、金枝、晚香俱在內，隨氏大喜。席散，即同柏氏進見。六位舊人相會，鼻涕眼淚，俱喜出來。隨氏、柏氏俱自愧，俱頌焦氏貞節。焦氏道：「若非奚夫人委曲款全太師爺，夫主必滅門矣！姊妹們尚得各邀恩庇，有今日之聚耶？」

璇姑等奉爵時，亦問生勝，紫函等亦以煮茗下棋事答。素娥向秋香道：「桂姨還說：『有主意！若嫁至雲南，比北直更遠五六千里，今日豈能來此？』誰知他在家，自得其樂如此！」冰馳道：「他何嘗不望來，何嘗不以不來為恨？只緣得著有瘋疾，一足軟廢，無可奈何耳！」湘靈道：「他比各位年紀小，怎患有此疾？」冰弦道：「奴等四人，各有一癖：奴愛彈琴，紫姐愛看書，晴妹愛畫畫，生妹愛下棋。五六月邊，在鬆下乘著涼風，著棋出神，受了風露，以致夫妻皆有足疾，故不能來耳。」璇姑看著素娥道：「何如？我每見他耽習棋譜，便勸你誡阻他。你說勿違其性，仿太君許三妹作詩之意，也許他半時捨子。可知詩足陶寫性情。琴可養心，書能達理，畫雖無益而潑出煙霞，亦見機趣；推弈則勞神費時，有損無益。今之足廢，皆二妹姑息之所致也！」素娥等皆經以為至言。

是夜，犒宴本府下人，惟文虛、文嫗專席，令文恩、玉奴、阿錦陪侍侑食，古心、素臣、阮氏、田氏出奉三爵。張順、沈家合席，令鬆紋、嬌鳳、錦囊、天絲陪侍侑食，文龍、鳳姐、文麟、田氏出奉三爵。餘皆四人一席，不侑食，不奉爵。

十一日，大會親族友屬，看演《百壽記》。惟水雲廬墓長生，水閒辟召入京不到，餘皆早集補袞堂。中間因天子常坐，空出靠北三架，不設坐位。將屏門探下，換上陽旦所獻二十四架水晶屏風，內坐一切女眷。八間廳上，不設宴筵，但置坐位。以陽旦新親，東邊南面首座，次及王恕、馬文升、戴珊、劉大夏、洪文、東陽、袁靜、白祥、龍生、鐵面、尹雄、連城、屈明、邢全、如召、沈瞻、申田、元領、水唐、玉冰、元彪、應龍、奚豫、東方旭二十五位；西邊南面，涇王首座，次及吉王、至公、徐武、吉於公、聞人傑、施存義、袁作忠、林平仲、熊奇、汪歸儒、蘭文餘、虞揮、禹陵、倪又迂、羊祐、岑文、皇甫繼昌、未洪儒、馬玉、乾珠、關蘭、田寶、任喜、沈虎二十五位；朝西，全身首座，次及外孫婿，孫婿、外孫，次及五湖三孫，次及曾外孫婿、曾孫婿、曾外孫；朝東，觀水首座，次及古心、素臣並族中諸姪，次及文柔、文訥、文龍、文麟並族中諸姪孫，次及文甲並族中諸曾姪孫，次及文施，未座文祁。東西因人眾，分前後列坐。惟皇太孫於中間御座旁，東南面僉坐。陽旦不敢僭諸王及中朝大臣，素臣道：「此權宜之禮，所以敬新姻也！」宗貫等不敢僭諸王，涇王不敢僭諸玉麟，聖公不敢僭諸東陽，全身不敢僭諸觀水，諸外臣不敢與古心、素臣對坐，各王大臣又以太孫僉坐，不敢南面。素臣道：「本難序坐，故不設席。不設席，則事可權宜。今以東邊南面為一局，西邊南面為一局，西面為一局，東面為一局，各一局自序而不通各局，自序，則無虞凌躐矣！至太孫雖僉坐，而於御座旁中間獨坐，則不失其尊矣！望各位從機，可也。」眾人方各坐下。

子弟上場參單畢，先參壽。一旦扮水夫人，手持龍頭萬壽枝，頭戴九翠四鳳冠，身穿織金繡鳳衣，隨四宮女內監上，唱畢，內監報：「大老爺、太師爺到！」生旦扮古心、阮氏，後隨秋香、素臣、田氏；後隨璇姑、素娥、湘靈、天淵、紅豆，率三十二孫、三十二孫媳、兩庶孫媳，上拜畢，奉除上壽。各分侍左右，合唱畢。內監報：「姑太老爺，老姑太太到。」一生扮全身，一旦扮遺珠，率二子、二媳、二婿、二女、八孫、八孫媳、四孫婿、四孫女、六曾孫、二曾孫媳、二曾孫女上，拜祝。合唱畢，入場。內監報：「一百四十三位伯爺、七十八位公主夫人、二百三十三位子爺、四位夫人、三位波而都瓦爾國公主、九位男爺並各位王爺、妃娘娘、姑老爺姑太太、少姑老爺、少姑太太、各位小姐到。」水夫人道：「只這九間廳堂，如何拜祝得下？」吩咐：「赴日升、月恒、安樂三堂，分班齊集，俟入內行禮，單把男爺們喚來。」於是八生扮披髮幼童，六穿男爵眼色，兩穿國子生服色。一旦扮宮女，抱新生之文禱，蟒袍玉帶上，各拜畢，分兩旁隨侍。水夫人獨命宮女將文禱抱上，置於懷內，撫自其頂曰：

人門得汝，宜啟我字。

我字既啟，公侯伯子。汝亦男邦，蒲壁是將。

千丁堂皇，海內無雙。又何多壽？惟德是求！

允文允武，續爾高祖。如風如阜，綏我壽母。

水夫人祝畢，滿場合唱，然後落場。

外邊家人、小廝，內邊宮女、丫鬟，各捧茶點，向各位席前獻侑。陽旦一面吃茶，一面問：「小女人門生子，怎已入戲？」廷珍道：「令親翁府中從不演戲。此係西邊坐為一位忠勇王乾君，一位葵花峒學士關君制就樂府，教成優伶送來。制樂府者，即係關學士。知有令愛生子之事，新添出來的。」陽旦乃知其故。

茶點用畢，末腳開場，接演第一出《聖母垂謨》。素臣暗付：母親度訓甚多，蘭歌等無由而知。若彷彿之論，豈能深入問輿耶？及至演唱，卻是素臣在豐城起身，欲遍歷天下。水夫人所解忠孝仁三字之義；然後知是湘靈筭記以筭姑抄去，以後挪前之故。滿堂賓朋交口贊頌，道：「有太姒故有周公；有孟母故有孟子。太君庭訓如此，故公相忠孝俱全，仁及天下萬世也！」

第二出演《良朋言志》。宗貫等道：「原來驅除佛、老，從初出門已定之矣！伯明兄彼時只知受屈無伸，豈知有諸公為兄抱憤耶？」無外道：「只可惜第一抱憤之人，遠隔荒外。不得同賞此劇！」成之道：「當日言志，所少者敬亭、日京、何如三人；而續後在浙江補言者，有梁公；在京邸補言者，有長兄、正兄。恰好仍足十人之數。改日須釀公分，暢談一日，以賀素兄之有志竟成也！」長卿等俱欣然訂期。

次演《遊學寓杭》至《破壁開籠》七出。內外僕婢，俱捧獻酒饌。連城與始升、首公、雙人同年。連城、始升俱是解元同中進士，同館教習，尤屬交好。因拿著酒杯，若莊若諧的說道：「公相真忍人也！是得罪年兄說。年嫂亦忍人也！在府除卻公相一人，恐必曲就從權之說。而若非年嫂之無情，亦未必聽公相之詭辭，全壁以歸年兄矣！」始升道：「弟合盞時，即與賤內說，卑人設身處地，若遇此等人，必當委身事之。記得寫有幾句，是『

當年貴主借微軀，宛轉相從鍾大夫。

漫道使君家有婦，可知妾不比羅敷。

亦可見弟與年兄有同志矣。」雙人道：「兩年兄之言，乃天下之公言。素兄之見，乃一人之私訓，不可為訓也！」長卿等俱大笑。獨陽旦茫然顧問。東陽指著始升道：「方才各出內溺水被火，逢凶拒奸的女子，即此位嫂夫人也。這位連兄與他同年相好，說公相與他嫂夫人俱是薄情之人，不該在古廟中講那道學話，該成就姻緣，故此大家發笑。」陽旦道：「原來這戲俱是實事，太親家固是聖人！」向始升拱手道：「夫人亦女中聖賢矣！」宗貫、負圖俱道：「戲俱實事，獨有神將擒拿怪物，恐係作者添設，以悅觀者之目。」心真、首公俱道：「並非添設，素兄歸家即曾道及。但不知此怪究係何物？神將何故拿他？」元彪、應龍齊答：「這怪即是斬直之父，葬著龍穴，在西湖後山發出。神將拿捉不住，幸被公相搥斷尾巴，受傷甚重，方不足為害。末將等時在東阿，只知斬墳出龍，西湖發水，怕合著『祖父上天，子孫為帝』之說。後聞公相搥尾受傷之事，眾人之方安。方死心塌地為朝廷出力，與斬直、斬仁為難也。」宗貫等方知其故，歎頌不已。

接演《感恩酬妹》一出。東陽指著虎臣向陽臣道：「這扮的女子，即此位劉君之妹，璣衡太夫人也。公相之為忍人，俞可見矣！」虎臣道：「末親那時亦以為忍，且不獨忍於舍妹，蓋無所往而不為忍人。今乃知天下惟大忍者，乃能大慈也！」廷珍道：「《採風集》內，『半世空門禮大慈，豈知大忍有如斯』之句，正與素兄劈真反面。與劉兄之說，足相印證。」

復演至《東阿遇俠》，元宦及奚豫俱踟躕不安。時雍道：「你說雲台二十八將出於綠林者多，即本朝從龍之佐，亦大半從此發跡，況專為朝廷出力，與斬直、斬仁為難耶？」

演至《醫痘壽婚》，眾客俱贊醫術之神。雲北道：「後在葵花啊，已死者不知救活若干。醫術之神，真長沙復生也！」

演至《訂妾臨危》，合座皆淚下如雨。雲北拭道：「舍妹彼時求繼一子，而未可必得。今所出者已五十了。而闕至此闕，仍不免於哀愴，何也？」梁公道：「情至語於書傳中讀之，尚足下淚，況有此名優，曲繪其神乎？」

至《赴友錯信》，東陽等皆向長卿言：「兩公交誼，至於如此。世人豔稱管、鮑分金，不足齒冷耶？」

至《播台脫俠》，正齋向元宦道：「尊夫人本領，自迴勝二優。然矯捷至此，亦可快也！」無外道：「豈特矯捷，本領亦是不凡。兄未諳武事，尚屬門外人議論耳。」正齋不信，遍問玉麟、如包、天生、尹雄、邢全、虎臣、成之，俱以為然。雲北道：「本由於忠勇母子傳授，故不凡如此！」

至《批鱗》、《賜簪》兩出，長卿道：「此弟與日兄、馮太監三人所周旋。日兄已故，惜太監進京覆命，俱不得見。此蓋聖主賢臣之交，定於此矣！」

至《俠客贈劍》，無外向天行道：「此則吾兄所周旋，其捷速亦得彷彿否？」

至《舊友解圍》，天生向無外道：「此則吾兄所周旋，其雄武亦得彷彿否？」如包道：「據咱看來，只力量小，那縱法刀法，竟是一般，不止彷彿哩。」

演至《聖母微服》，眾客俱歎服知幾之神。

至《良朋寄書》，負圖道：「此足酬錯信一闕矣！」

至《異端家嗣》，心真等俱向長卿問：「與當年所見何如？」長卿道：「逼真如此，儼然桃花港中中夜起視。澹然堂後伏壁私聽時事也！」

二十五出演畢，日已沉西，堂中點足燈燭，復演《改裝雙娶》。

外面男客逐出評論，裡面女客亦然。梁公夫人問田氏：「這兩隻小腳，在靴裡怎樣擺划？」田氏道：「虧著走不多幾步，已是滑撻撻的怕煞了人！」鳳姐在後問蛟吟：「婆婆只裝一刻，還說怕人，你怎樣裝了半年多去？」蛟吟脹紅了臉，答道：「只多纏裹布，便不怕打滑了！太夫人沒有演過，奴在家演習過來。」湘靈向冰弦道：「你嚇我那一跳，不是這演出，敢怕忘記了！」冰弦道：「倒不會忘記。只為改了裝，被桂姐不知說笑了許多！」晴霞道：「他開口便說夫妻兩個，你還占著便宜，只奴吃了他的虧！」秋香但笑，不則一聲。

至《夜火寶音》，匡夫人道：「拙夫回家說起，妾身還是吃嚇。你看這火勢也就怕人！」

至《宵驚俠女》，立娘向飛霞道：「你怎嚇公相這一嚇？」飛霞道：「何曾嚇一毫，你只看這生腳的神情便知。」

至《遇友》、《擒狐》兩出，田氏、天淵互相致謝。璇姑道：「奴生平不信邪，誰知竟有此等妖物！」

至《王宮得僕》，賽奴想起丈夫，潸然淚下。玉奴慌忙遞給汗巾，悄悄拭乾。

至《黑夜援貞》，飛娘道：「不經烈火，誰識真金！如今七十二島，哪一島不建造香烈娘娘的廟宇？」

至《看佛屠僧》，了緣道：「這事真切不過。從前我們縣中觀音寺內就有這事，只沒這一尊鬆明佛像。」

《誅凶救俠》，碧蓮、翠蓮俱道：「若老太師爺遲來一日，山莊之人都入鬼籙矣！」賽奴暗喜，沒扮出捆在樹的丑狀，卻又想著容兒做嘴調情之事，只顧要掛下淚來。

至《見母》、《觸鬪》兩出，璇姑道：「那日虧兩個妹子怎樣過來？」素娥、湘靈道：「又羞又急，又氣又苦，也說不出那時情景，總如萬箭攢心罷了！」鸞吹道：「休說他兩人，妾身在外面，幾乎把靈魂都嚇了！」田氏、素文俱道：「休說在省中目見耳聞，妾等俱在豐城，事後知道，還嚇出冷汗來哩！」晴霞道：「那日嚇得要死，喜也到要死，真與場上吃酒時一樣，個個歡容笑口，說不出那般快活！」涇王、吉王妃俱問：「怎忽有這一變？」水夫人道：「這事猜想了幾年，直到後來才知。」指著隨氏等道：「是奚將軍們出了三千銀於，假說豐城百姓斂來，替任親家孝敬，故廖監有此變頭。」兩妃道：「這惡奴後來發到府中，就該挫磨他個死，才得出氣！」田氏道：「不挫磨他，還中了他暗箭，累拙夫托病了七年！若不時皇上一力救護，性命便送在他手裡哩！」兩妃道：「親翁托病，滿天下人都信是真，想不敢瞞太君。各位親母也便知道，只苦了相好親友，憂秋悲憤，怨天恨地而已！」田氏道：「妾夫發病回家，就沒進裡邊，妾姑何由而知？妾等苦求不過，妾姑方肯出去，看了看各人面目，叫子弟合唱一小引，說是非口舌所能挽回，只可聽天。便把妾等都苦壞了，何從知道是托病呢？」水夫人道：「小兒那日去奏除佛、老，妾身原恐上皇震怒，有意外之禍。及發病回家，失心改常，便料及皇上有委曲解救之事。後為媳女們再三求懇，不得不進去一看。及見小兒但有慚懼之容，並無荒淫之狀。復令子弟各唱一小引，俱是童音，愈知托病無疑。但廖監管門，奸人肘腋，不敢洩漏，故云非口舌所能挽回也。」兩妃及各女親，俱贊歎不盡。

演至《三處空房》，聽著外面男客俱議論素臣薄情，元夫人道：「這才是有情，怎反說薄情？」匡夫人道：「是相好朋友諧謔之詞，非真以為薄情也！」紫函、冰弦、晴霞在後俱私議道：「那時看看老太師爺真個薄情。休說鎮國太夫人經年久別，只素靈、敏慧兩太夫人，千辛萬苦，守到這一日，仍守個空，豈不辜負了人？」

至《一門聚首》，秋香道：「你們只知道素靈、敏慧兩夫人千辛萬苦，可知道璣衡夫人的千辛萬苦，到這會子才知道薄情的好處哩！」

至《斃獮辟洞》，玉奴道：「那日咱們也是這樣費力，若不是老太師爺在那邊搗打，休想得開這石壁！」秋香道：「那日雖費些力，後來坐湯，卻大家受用。」晴霞道：「可記得你說司兄弟變了泥狗嗎？如今是老虎也不如他了！」天絲問：「你們說哪家子話？」秋香道：「是說你家國王千歲做泥狗時的話。」

至《發藏賑機》，秋香道：「分明是一窖清水，怎太君、老太爺俱說是銀？廳妹又說是水銀？」天淵道：「後來想起，這銀本是太君及老爺之物，故俱見銀；妾身也見是銀，是大半在我手裡用去的緣故。巴姐在廣西軍營也經手用過，故見是水銀也。」

至《雞籠除怪》，天淵向璇姑道：「太夫人不信邪，又有這山魃夜叉出現哩？」連夫人道：「虧公相大膽，卻挽他的舌頭，你看，血赤赤的長得好不怕人！」

至《閩縣碎神》，水夫人道：「這出甚不雅觀！」看到臨末，方道：「羯鼓、解穢，賴有此耳！」

至《擊石出鬼》，連夫人道：「賢妹不信邪。此雖非妖邪，也就怪不可言了！」篁姑道：「善惡報應，只爭遲早，此乃事理之常，不足怪也！」金枝、晚香俱知下出是《人穿看花》，本出將完，即通知楊氏、隨氏、柏氏，卻擠坐中間，沒處躲避，便一齊發抖。幸喜出場卻便是《俠女天來》，方各暗稱慚愧。俠女這出，飛娘已是見過。仍復淚下，各夫人亦俱流淚。

至《佳賓雲合》、《夢雪奇冤》、《檄驅淫鬼》，各夫人俱向洪氏、翠雲、碧雲、戲瑤、玉貞等叩問，印證異同。

至《因婚破敵》，俱向飛娘、飛霞、石氏、立娘等叩問，印證異同。洪氏等俱回說：「宛然當年情事。」

演至《遭風得珠》一出，素臣等上船，開出洋來，龍蚌爭逐上場，忽發大風，呼呼聲勢，把滿堂燈燭直淹下去，幾乎吹滅，四面地燭一時俱滅，只剩每間廳內，兩枝數十斤照天大蠟燭，沒有吹熄。掛彩壁軸、壽軸詩章，嗤嗤的響做一片，不特屏風內女眷惶惶錯愕，連滿廳男客，亦俱相顧動容，不解其故。正是：

天道風雲不測，人情變幻更無窮。

總評：

文施教演伏水、赴水之法，既現證沉船得生之故；下湖騎跨小龍，復回顧上天之事。妙在「常夢龍，故喜龍」一句，來脈逼

真，便非憑空結撰者比，此為天造地設。

十三省外國俱塑生祠，寫素臣功德及人之廣，至矣，盡矣！乃復建於九萬里外自古不通之絕域，此書之奇，在無筆不用透頂之法也！他書亦何嘗不欲透頂？而極力寫來，亦止在上下床之間，遂不得不讓此書獨置身百尺樓頭，臥一切作者於地下耳！

內外列坐，將一百幾十回內一切人物，俱聚一處，即是絕大結束，固不待搬演出場，始為鉤鎖之法。

參壽一出明挈兩頭，暗點中間；使與《千下介壽》一出不致犯復，斟酌盡善。而文禱一頌，開後水夫人抱祝，復有情文相生之妙。

戲至百出，極有力量人亦斷不敢逐出敘述，搏虛易而運實難，必呆滯，必雷同，必掛漏，必牽強也！今讀此書，何嘗不逐出搬演，逐出評論，而無一筆呆滯，一語雷同，一事掛漏，一論牽強。運實若虛，文成法立，真扛鼎拔山力量。

就年評論，無不切合足矣。而《聖母垂謨》則補出湘靈等筭記；《良朋言志》則拖出劇分；《賀志遊學》等七出則點明斬直；《父骸成龍》素臣挖眼被擒之事；《酬妹》則繫帶；《綵鳳遇俠》則表明奚奇等心事；《功績賜簪》則指出主臣之交。於重提內復加重提；於鉤鎖中復作鉤鎖也！而外面男客逐出評論，裡面女客亦然二句，不但進入屏風以內，兼使男客議論時，即有女客在內逐出評論。而男客議論，亦不止此東邊、南面諸人，其西邊、南面及東西列坐者，無不逐出評論，無字句中皆有字句也！如此寫看戲，方是活潑潑地；方是繪月繪影，繪風繪聲，無一毫呆滯雷同掛漏牽強之病。

裡面評戲，如《改裝雙娶》則牽帶蛟吟，兼涉秋香詭語；《宵驚俠女》則兼表素臣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；《黑夜援貞》則兼表七十二島建造香烈；《廟宇屠僧》則牽連別事；《觸關》則不特指明廖監變頭，補出諸奸暗害，而水夫人先覺之故盡情發露，尤屬畫龍點睛。豈但將生平事逐件重提一遍，令人拍案叫絕也！

《三處空房》，以裡邊議論外邊解釋。外邊已極靈變，因此見裡邊議論時，外邊亦在紛紛評論。於無字句中顯出字句來也！舉一例，餘更是活潑潑地，如繪月之繪影，繪風之繪聲。

《斃獲辟洞》形容出錦囊移氣養體，前後不同之概；《發藏賑饑》體驗銀水、水銀各見不同之故，皆非呆寫本戲，逐件一提而已。